

乌江作家丛书

穿过山峦的河流

huan Guo Shan Luan De He Liu

秦工冰 著

作家出版社

穿过山峦的河流

秦工冰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过山峦的河流/秦工冰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3.2

(乌江作家丛书)

ISBN 7-5063-2893-3

I. 穿… II. 秦…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13222 号

穿过山峦的河流

作 者: 秦工冰

责任编辑: 唐杰秀

装帧设计: 秦工冰 廖成勇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pub@public.bta.net.cn

http: //www.zuojiaclubanshe.com

印 刷: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350 千

印 张: 15

印 数: 1-2000 册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63-2893-3

总定价: 150.00 元 (全七册) 本册定价: 26.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内 容 提 要

在三峡库区，以盛产榨菜而闻名全国的涪陵地区附近的沙渍镇，因三峡电站的修建，小镇即将全部淹没，沉入江底。小镇消失了，不消失的是它过去的历史。那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一切，作者用他朴实、细腻的笔，留下了它的昨天，来延续它的历史。

故事就发生在那个小镇，作者用他饱含深情的笔触，将50—70年代末，发生在那个小镇上的社会风云，风土人情，各色人等，库区习俗及榨菜的渊源、生产工艺，对当地经济、人们生活的影响等娓娓道来，使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听讲述小镇故事一般亲切、感人。小说像一幅社会生活的风俗画，展示在读者面前，让读者沿着历史的河岸行走，边走边融入小镇那长长的青石板街巷里面……。

作者在书中采用了第二人称的叙事方法，用一种近乎残忍的拷问灵魂的方式，将生活的真实撕裂给读者看，看那代人在食不饱腹，求学无门，性欲焦渴的三重饥饿下，在苍茫而无助的人生道路上奋争。

献给：

那些命途多舛，仍不屈不
挠，奋发向上的人们。

声 明

本小说纯属文学创作，故事中的人和事
为虚构，如有雷同之处，请勿对号入座。

自序

江水缓缓流动，它将涓涓细流、小溪、小河融合在一起，汇成一股不可阻挡的长河，浩浩荡荡，向大海奔去。

人生何尝不是这样？生命之河，岁月之河，在我们平凡的人生中，它将我们那一代人的悲哀、失望、伤痛、喜悦、成功、连同民族的苦难汇合成的河流，在历史的河床上流动，在生活的轨迹中奔流。水是柔弱的，但汇集成长河，就能穿越千山万壑的阻隔；个人是渺小的，但一代人的生命历程和奋斗，却是悲壮的、激越的，在穿越岁月的苦难中凸现出生命的价值。尽管在那一代人中，有的消沉了，有的绝望了，但更多的人是和不平的命运抗争，深沉而执著的向宽阔的大海奔去，从而成为我们这个苦难深重的民族中的精神所在，而这，正是笔者在书中所要体现的。

提起笔来，怎么写？写什么？闭上眼睛，那些童年及同代人所经历的一切，就从脑海中走了出来。有的人和事竟至于达到了触手可及，呼之欲出的地步。于是，多年的心愿——写一本书的心愿，终于转化成行动，催我将它完成。

在写作中，我也曾问过自己，我写的是文字作品？还是一段历史？当我自己也怀疑它的文学性而产生动摇的时候，我想起了罗曼·罗兰的教诲，他给了我极大的信心和鼓舞：“照直说吧！坦率地，自然地说吧！讲话要让人理解，……假设重复同一个词能使你更好地表达你的思想，那你就去重复，别琢磨其他词！你的词别人不会听不到！你用的动词就是行动”。于是，我就义无反顾的写了下去。

书中的那个位于川东三峡库区的小镇，即将沉入江底，永远

消失了。不消失的是它过去的历史，那曾经发生过、存在过的一切。让我用我稚拙的笔，留下它的昨天，延续它的历史。而最好的办法是将它写在纸上，展示给读者。

不可避免的是借助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我坚持认为写作无固定模式，文学反映社会生活的手法是多样性的。如溪水、如河流，每一条小河、河流的流淌有它自己的方式。人为的阻隔和过分的雕饰只能有碍它的自然流动。故事在流动中叙述，前面讲述过的人和事，后面如无存在之必要，就让它消失吧！就如行吟诗人一样，边走边唱。作者认为这样更能沿着历史的河床展现那个时代、那个小镇所发生的故事，也更能紧扣题旨。

曾写了好几次自序，但一看到王朔的那句话：“写小说的人最后要跳出来告白自己的本意，这也是小说的失败”。感觉有道理，就将那写好的自序撕了，扔了，拽了。但又不得不对读者交待几句，就写了以上一段话，权当是作个自序吧。至于小说写得好与否，还是让读者去读了再评说。

二〇〇一年八月二十五日

目 录

第一章	浑沌之初	2
第二章	记忆残片	12
第三章	青石板上的启蒙	19
第四章	年少不解人间事	27
第五章	战斗！战斗！！	34
第六章	香消玉碎	50
第七章	翻云覆雨	62
第八章	主流？浊流？逆流？	71
第九章	苦难人生	86
第十章	变调的板胡声	96
第十一章	鸡血疗法和碰不得的军婚	114
第十二章	崇拜花和尚鲁智深	126
第十三章	饥饿中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34
第十四章	荒芜的土地上长的是野草	144
第十五章	理想？幻想？空想？	153
第十六章	鬼怕横人？恶人？	162
第十七章	一个是伟中丈夫，一个是女中豪杰	171
第十八章	居委会的三大权力	179
第十九章	鸟有翅膀，蛇有洞穴	187
第二十章	无事生出非来	192
第二十一章	“芒果事件”与横梁山上的凄风苦雨	197
第二十二章	她想起了涓生和子君	203
第二十三章	路越来越小，山越走越高	214
第二十四章	与人不同	222
第二十五章	被推来揉去的弱女子	229

第二十六章	故纸堆里论《水浒》 穷极无聊读闲书	237
第二十七章	天上落下个表叔	244
第二十八章	粮票、布票、换钞票	253
第二十九章	冷寂中的微光	262
第三十章	贫血、失血、抽血	274
第三十一章	万县惊闻雷鸣闪电	287
第三十二章	树倒猢猻散	293
第三十三章	打人何须用手	298
第三十四章	乌衣巷里锁媚娘	305
第三十五章	活学活用《增广贤文》	311
第三十六章	“两个凡是”用得恰到好处	318
第三十七章	千帆竞发中一道不协调的风景	325
第三十八章	情杀？奸杀？	332
第三十九章	你的乳房像月亮一样白	340
第四十章	水流无声，鸟飞不鸣	348
第四十一章	祸不单行，福却双至	358
第四十二章	原来的“公债”兑了现	362
第四十三章	末等技巧与顶上功夫	368
第四十四章	不是政客的镇长	372
第四十五章	柳北，柳西	381
第四十六章	环环相依，物物相克	388
第四十七章	耗子把白米饭糟蹋了	395
第四十八章	台湾来信与西北寻夫	402
第四十九章	是梦非梦	408
第五十章	皸裂而荒漠的河滩	415
第五十一章	人各有主，鸟各投林	421
第五十二章	命和运的协奏曲	428
第五十三章	潜动的爱河	434
第五十四章	沉入水中的石头	440
第五十五章	流放，不能流放的是思念	452

卷首语

你从远处流来，
穿越险滩，流过峡谷，
时而激越，时而静谧。
激越如纤夫的号子——
高亢，低沉，回声一片；
那静谧如孩童的梦境——
稚气、安详，有原始的单纯。
那魂牵梦绕的长江呵！
鱼儿成群，漂木成堆。

远古的流沙堆集成历史，
浅浅的沙滩刻下深沉的脚印。
船笛惊起觅食的水鸟，
浓雾渐退，浪花声声。

川流不息的江水，
步履匆匆，水鸟般觅食的人们。

第一章 浑沌之初

看到那个偷木材的富农子弟，人长得牛高马大，但在那个身材矮小的公安特派员面前，却显得十分狼狈和可怜。当时你就想：这个小小的公安特派员是用了啥子武功？将一个彪形大汉制服得服服帖帖？你去问大人，大人们说：“懂不懂？这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一只白泛泛，肉咚咚的蛤蟆躯体就展现了出来，血水在大姑的指缝流淌，大姑的脸上却有一种丰收的感觉。你问大姑，“这有啥用”？协助你大姑丰收的你的唯一的哥哥秦河间说：“我们明天可以打牙祭了”。

有朋自故乡来，谈及你的故乡，那个位于川江南岸，置身于三峡库区的小镇，将随着三峡电站的修建和水位上升而淹没消失。几百年的古老旧镇，如同步履艰难的老人，走完了它要走的路，随之而取代的是一个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镇。宽敞、笔直的街道，将取代那曾叠满你脚印的石板路；破败的木板房也将被幢幢新楼取代。那个你童年的小木屋，那个早已衰败，破烂不堪的小木屋，也将随着小镇的淹没、搬迁而消失。屋后那棵黄桷树呢？那棵饱经风霜，古老而茂密的黄桷树呢？那棵每年结两次果，发两次新芽的黄桷树呢？它是小镇几百年的历史见证人呵！是你幼年的伤感、情思、梦想呵！寒冬，它用坚实的枝干抵御猎猎江风的侵袭；盛夏，它用浓密的枝叶为你搭起一片绿荫。知了在上面唱歌，老鸱在上面筑巢，童伴们攀上去摘下串串小而圆、青里泛红的黄桷籽咀嚼，那酸涩的滋味，是你及你们那一代人生活、命运的真实写照。

街道消失了，可以重修；房子淹没了，可以重建，而你，百年老树，你能搬迁么？你能重建么？你那几百年历经的沧桑，在你即

将走完你生命的里程之时，你有什么要倾述么？人们能听见你的述说么？人们认为你是一棵树，一棵仅有生命而无语言、无思想的老树，一棵古朴而愚钝的老树。而你是有生命的呀！有生命就有语言，有思想，你听，那随风而起，沙沙作响的低沉之音，不正是你干涩的喉咙发出的叹息吗？那浓密青翠的绿叶不正是你深沉的思想的展示么？你像一个历史老人，看几百年来小镇的人世沧桑，看脚下江水的潮涨潮落；你更像一个睿智的哲学家，沉默似山，大智若愚。木讷而古拙中，把根深置于大地，固守着自己的信念。不，你还是小镇最后的守望者，当江水涌上来不再退去，淹没了你的躯干，枝叶，你极目眺望，崛起的小镇将迎来新一轮太阳，你才像一个祥和的老人默默地消失在库区，沉入江底。

老黄桷树啊！让我用这支稚拙的笔，讲述小镇的故事，来延续你的记忆，延续小镇昨天的历史。

你所看到的这条河流，全然不是儿时眼中的那条河。那时，这条河也叫川江，但那时的你们，不知道它从何处流来，又流向何方。除了盛夏，这条江水终年是清澈的，对面大山上的松林，倒映在江里，那江水绿得照人。在碧水蓝天下，可见成群的鱼儿跃出水面觅食、嬉戏。有时，人站在水中，静静地站一会，就有鱼儿来咬你腿上的肉。这时，你用两手慢慢探下去，突然往大腿上一按，就会捉住一条小鱼。有时，到河边倒垃圾，顺手用竹篾篾往河边小沟一捞，总要捞上几条小虾，小青鱼或黄腊丁之类。有时，找一个筛煤渣的竹筛，支一根木棍，用绳子绑好后，像大人扯罾一样放在水里，三、五分钟一扯，几乎是每网都有收获，大的鲤鱼有半斤重，小的黄腊丁一、二寸长，于是，小伙伴们欢天喜地，争先恐后，谁先抓住归谁。有时心急，不小心手被黄腊丁的刺蜇了，流血不止，手立刻肿胀疼痛万分，用老渔夫告诉的方法，撒一泡尿在手指上，或把伤口拿到头上磨擦，方法可笑，但效果甚佳，顷刻间就能止血消肿。

那一次，你清楚地记得，你和街邻的秦膏药、夜壶、瓶瓶、江

大蒜等几个小伙伴，到沙渍滩的对岸捡鹅卵石，在回来的路上，见即将干涸的水凼里面，有密密麻麻的小蝌蚪在游弋，你和秦膏药捡起一块石头，向水凼的蝌蚪砸去，石块击在水中，几条约半斤重的小鲤鱼居然跃出水面，你们缩起裤脚，几分钟就捉到十几条鱼。然后在河边石梁上，捡来水柴，向渔夫借来火，盐巴、撒上后，用南瓜叶包上，糊上潮泥，三个石头垒个灶，在河边烧烤而食。那滋味，至今难忘。为了游泳，你们怕大人吵，跑到离小镇很远的河边水凼里尽情地玩耍。那时的河边，有很多很多的水凼，小的如篮球场，大的如农村的山坪塘，那是每年江水涨起，退下后留下的，象湖一样平静，水不深，一般淹及胫项，在那里游泳绝对安全。江水退下时，留下的小鱼在里面成群结对，用手抓，比钓还来得快。那一次，你和秦膏药，夜壶、瓶瓶、江大蒜，用了半天时间，抓了一半洗脸盆那么多。趁秦膏药的妈到县城他姐家里去了的空隙，你从家里偷出盐巴，夜壶从家里偷来猪油，瓶瓶从家里偷来柴火，在秦膏药家里炸了一盆，狠狠地解了一次馋，后来，秦膏药的妈从县城回来，见家里搞得一片狼籍，为此，秦膏药挨了一顿打，其他人也遭了骂，从此再也不敢胡作非为了。

每年到了夏季，洪水来临之时，从上游漂下来的木材，象泡散了的米花糖一样布满了江中，那景象，煞是壮观。现在的人说，二十多年未见过那种场面了。也许，永远也见不到那种场面了。为什么？从报纸上看，上游长江两岸的原始森林已被砍光了。或者说，被禁止砍伐了，当然就再难看到硕大的木材顺江而漂了。那些木材据说是从上游的金沙江一带漂游下来，送到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大中城市，支援国家建设。据说是为了节省运费，从上游用人放到江中，任其漂流到汉口、南京等大城市。有的木材漂流到一些河段被礁岩、险滩挡住了；有的被大浪冲到沙滩上。国家对沿江各级政府、木材站发出通知，要求捡到木材的人要上交国家，不得私自截留，主动上交国家的有奖，私自截留偷回家的要处罚。经常见那小镇木材检查站的贺老头贺大其手拿一个皮卷尺，在河边巡转，偷盗严重的甚至要判刑。偷盗江中木材现象在城镇不多，因为人太多，

容易暴露目标，而在乡下，就常常发生搁浅的木材被村民截留后抬回家作私用。一旦被木材站抓到，轻则游街示众，重则判坐几年大牢。你小时候，就亲眼看见附近的几个农民，在沙滩上捡到一根木材，就抬回家私分了。后被人告发，几个是贫下中农成份，出身好的被教育了一阵就放了，有一个成份不太好的富农子女，被公安特派员白有模，喊了几个基干民兵，将那人捆绑到小镇水陆派出所，先是游街示众，后被押到县城被判了五年大牢。那个偷木材的富农子弟，人长得牛高马大，但在那个身材矮小，不足一米六高的公安特派员面前，却显得十分狼狈和可怜。他双手被细麻绳捆住，扭到后背又用胫后的麻绳往上提。麻绳扣进肉里，双手发紫，血丝渗出，公安员每往上面提一次麻绳，他就嗷嗷怪叫，汗水、血水浸透了小麻绳。那模样痛不欲生。在押往县公安局的途中，一行人在小镇候船室等上县城的小客轮。小镇上很多人在围观。有的同情，有的感叹，也有的义愤填膺，认为他偷盗国家木材，就是破坏国家建设，就是反革命分子，就应该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小孩们则在一旁看热闹，看被绑者痛苦的表情，看麻绳勒进肉里渗出的鲜红的血迹，看那个个头矮小却十分威风的公安特派员身穿镶红边的白制服及腰间别上的手枪。当时你们就想：这个小小的公安特派员是用了什么武功？将一个彪形大汉制服得服服帖帖？你去问大人，大人们说：“懂不懂？这叫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那时的你们当然不知道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只晓得那个无产阶级专政是非常令人惧怕的东西，就像那细小的麻绳捆住双手一样难受。但那种恐惧感很快就消失了，远远没有肚皮饿了带来的难受感到真切。那是你们这一代人无法逃避的厄运，也是你的妻儿们现在无法体验的切肤之痛。直至现在，你吃饭时，当饭粒掉在地上，你总是习惯性地拣起来往嘴里喂，为此，常遭到妻儿们的讪笑。你惭愧，争执，解释，但总让人无法理解。解释争执的结果总是更加狼狈。那极不文明，有碍雅观的庸俗行为不但引不起人们的半点食欲，反而证明了你的生活习性是那么粗鄙可憎。你只好自嘲一番找个台阶下，以掩饰自己的难堪。

你对童年饥饿的记忆之源只能追溯到五岁时的光景。有人能将记忆的最早影像追溯到吊着母亲乳头吮奶或摇摇摆摆学步时，而你不能。你的记忆力衰弱可以证明你的天性并不聪明。那记忆的源头留下的也不是美好的画面。你没有美好的童年，你的美好的童年被乌云吞食了。而深深地植入你脑海的，令你每次想起都令人心悸的一幕，是惨淡的月光下，你大姑那双枯涩的、血淋淋的双手，在生杀活剥蛤蟆的一幕。

月亮被飘动的乌云遮住了大半个脸，只露出弯弯的眼角在窥视着人间。月亮，你看到的是什么呢？月亮，你可以作证，证明我的叙述没有半点失真。

你看到的是在一块用青石板铺就的小天井里，成 C 字形的几间年久失修的穿逗木板房，倒射在月光的阴影里，一个六十余岁，一头蓬乱的白发遮住了半边脸的老太婆——你的大姑，满脸杀气地从一只破竹篮里抓出一个又一个被用草绳拴住的蛤蟆。那蛤蟆发出一种低沉的怪叫，眼睛小而黑森森地盯着天井边的人们，周身灰蒙蒙的疙瘩在胸腔的起伏下像在咆哮，那样子恐怖而狰狞。只见大姑神情专注，用左脚踩住蛤蟆的后腿，一手按住蛤蟆头，捏住嘴巴，另一只手用小刀一戳，轻巧地“嗤”的一声撕开蛤蟆的肚子，一种黑糊糊、粘而稠的东西从蛤蟆的肚里涌了出来。大姑娴熟地用手从肚皮上将它剥开，双手用力一撕，蛤蟆从头到脚，被褪了个精光，然后大姑手起刀落，宰掉了蛤蟆的脑壳，一只白泛泛、肉咚咚的蛤蟆躯体就展现了出来。血水在大姑的指缝中流淌，大姑的脸上却有一种丰收的感觉。你问大姑：“这有啥用”？蹲在你前边，协助你大姑丰收的你的唯一的哥哥秦河间说：“我们明天可以打牙祭了”。

第二天，你和大姑，哥哥们肯定是用蛤蟆肉打了牙祭了，享了口福。但你已记不起蛤蟆肉是什么滋味了。因为几十年来，你已不可能吃到它了。但那惨淡的月光下惊心的一幕，蛤蟆们那低沉的咆哮声和那双黑森森的小眼睛却深深地映在你脑海，甩也甩不脱，挥也挥不去。那是你有生以来，大姑用血淋淋的双手，给你描述的人生第一课。

蛤蟆肉的滋味早已淡忘了，但胡萝卜的滋味却十分清晰地涌现了出来，仿佛刚吃过了一样，有一种脆生生的感觉。这种感觉几乎伴随了你的一生。因为你现在仍然十分嗜好生吃胡萝卜，这种优良的品质恐怕就是那时培育而成的。你还清楚地记得，一群衣衫褴褛，瘦骨嶙峋的小镇穷娃二，邀约跑到镇上郊外蔬菜社的胡萝卜地里，趁守菜地的跛腿老头不注意，扯起胡萝卜叶子揣在怀里，飞快地边跑边扯掉胡萝卜上的叶子，用身上的脏衣服揩掉胡萝卜上的泥巴，大口大口地吃起来，待守园老头用破竹篙追上来时，一根胡萝卜早已吞下肚皮去了。那跛腿的老头是永远也追不上你们的——他太老了，同样因饥饿而体力不支，只是象征性地用破竹篙壮壮声势。得到胡萝卜后，你们就跑到河边草草洗净，大口大口地分享胡萝卜的美味，那种惊险而刺激的心跳，伴随“普啫”、“普啫”的胡萝卜清脆的声响和新鲜的甜味，成了那饥饿年代的一种奢望，也成了后来对童年生活的一种美好回忆。有时因分配不匀而打架，好在你们有一个哥哥给你帮忙，以至于每次胡萝卜分配时而不太吃亏。那块长着茂盛的胡萝卜地，成了你们饥饿时予以无偿补助的救济粮仓。那个跛着一条腿，手拿破竹篙撵你们的老头，其实面恶心善，从他追赶你们的神态来看，只是象征性而已，他深知饥饿对于孩子们是一件痛苦的事。而他自己，哪怕饿死，也是不敢私下扯一根胡萝卜吃的。从那个时代人们的纯朴和所受的教育及他饿得偏偏欲倒的瘦弱身躯，就可以得到证明。

有哲学家说：“学哲学使人聪明。”这话没错，但不全对。人在饥饿时，能想尽一切办法找到粮食和食物那才叫聪明。比如你的大姑，她尽管是一个干瘪的老太婆，字都不识几个，但她知道蛤蟆在哪里藏身，捉到后撕开可憎的皮和去掉肮脏的内脏就找到了营养丰富肉质细嫩的高蛋白质的东西，用以填充肚皮而让你活下去。这种求生的技能并不亚于哲学家空洞的说教。因此，与其说是哲学让人聪明，不如说是生活使人聪明，抑或说饥饿使人聪明。一群没有受过教育，（当时学校一律停办了）更谈不上学过哲学的乡镇穷娃二，为了能搞到食物，总会想出很多办法来。看到码头上的搬运工人，

从船上将用大黄麻口袋装好的古巴白糖——黄色的，从遥远的中南美洲运到中国支援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扛到板板车上，然后用牛拉到仓库堆放。途中，摇晃颠簸的板板车在坎坷不平的小路上行进时，是你们袭击的最好地段。你们用削尖的竹筒，乘拉车人不注意，猛一下扎进麻袋中，抽出就跑。等赶车人回过头来呵斥，你们已经跑远了。你们跑到河边石梁上，倒在衣襟里，用舌尖舔，用手指沾了吃。那种拔腿就跑的惊险刺激，那种用舌尖舔食古巴黄糖的感觉，是你们贫困饥饿的童年的一幅美好回忆的画面。有时赶车的搬运工人并不呵斥追赶你们，他权当专心至致的赶车，什么也没有看见。你们就壮了胆，用准备足了的大竹筒一阵猛扎，拿回家倒在罐罐里面。大人也并不十分地责怪，只是叮嘱以后小心一点，用同样的办法扎拉粮食的黄麻口袋，收集到一定数量，就拿到国营饭店里兑换成玉米馍，或心子里没有肉和糖，只有醋渣的包子。在兑换中虽然被克扣了数量，但也不作计较了。能换到包子吃，已是你们那时的幸运了。你问那是哪一年？你说：“一九六〇年，后来的史料记载是三年自然灾害。”

饿得偏偏倒倒的小镇孩子们，哪里懂什么叫自然灾害？只是从大人们流露出的言谈中，听说农村实现了人民公社，家家户户吃共产主义大食堂。农民、城镇居民家里一律不准私自烧火煮饭。谁的家里在冒烟——不管是炊烟还是什么烟，只要被干部们发现了，就要被弄去斗争。公社下面成立了许多伙食团，农村以生产队为单位，城镇以居委会为单位，吃饭不要钱，劳动成果归食堂所有，按人头发搭伙券，凭搭伙券到食堂就餐。每天吃饭时，一家家携老带幼，敲着碗筷，到公共食堂就餐。那场面十分壮观。城里的食堂按每人每月的供应粮发给搭伙券。大人每月十五斤粮食，小孩每月十斤粮食。搭伙券用完食堂就不管了。所以，总是不够吃，只能按日定量，据说这比农村食堂好得多，农村食堂连这点粮食也不能足额供应。饥饿由此揪紧每一个人的心。你所就餐的大食堂在小街中心的一座旧木房街面。食堂门口有一个哑巴老头，那老头满脸胡须，拖着一条残腿，十分凶恶的样子，从早到晚那哑巴老头都坐在